

博文七日谈

大学生就业难既不是扩招之过，也不是就业观念使然，而是难在“一次就业定终身”和城乡、地区、行业间就业收益差距过大。要缓解这种局面，就要取消户籍壁垒，允许大学毕业生在待业、择业、就业过程中将其档案和户口在各地各城市之间自由流动。

11月2日，中部六省区在南昌签署协议约定，约定从2009年开始，联合开发人才资源，促进大学生就业。（人民网博客）

田开友是悲哀的，但是从杨佳一案到田开友案，矛盾是如何激化的呢？是不是还要追究一下相关部门的责任？

11月1日，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罪一审判处“7·2”爆炸案主犯田开友死刑。今年7月2日，田因对张家界永定区西溪坪办事处强制拆除其违法建筑不满，驾驶装载两罐点燃液化石油气的三轮摩托车冲进西溪坪办事处院内制造了爆炸案，致18名干部群众受伤。（搜狐网博客）

重庆8名厅级干部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落马的窝案，就暴露出房地产业的行业腐败特征：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存在着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在权力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为老板执政。

10月31日，中纪委一巡视专员在一个公开场合向记者证实，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原主任、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委吕国平涉嫌经济等问题，已被双规。（腾讯网博客）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措施固然解决了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问题，并且推动了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然而由此滋生的高速公路“收费经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速公路的使用效率，反过来又在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10月30日，上海媒体撰文称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将迎来开通20周年纪念日。据统计，这条全程仅18.2公里的高速公路开通以来，已累计收取通行费高达10亿元，数倍于原来的投资。（新浪网博客）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上班时间连最起码的工作制度都不能遵守，又谈何为人民服务？

10月29日，河北赵县南柏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打麻将遭记者曝光，煽动人员围攻记者。（新华网博客）

新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将国资委的权力限定于对企业管理者的选择、资产处置和重大事项的决定等纯粹的“股东”权利上，一改国资委作为企业“老板加婆婆”的现状，为国资委做“干净”的出资人设计了一个法治框架。

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企业国有资产法》。（腾讯网博客）

贪官为什么总觉得法律和自己过意不去，怎么就不想想伸手时候自己为何要和党纪国法过意不去？把本职工作当“立功”，贪官还有几根稻草可以捞？

10月27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自称“为奥运建设立功未获法院认定”，不满一审判决，亲笔书写了上诉状，向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人民网博客）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先锋杂文



在中国传统社会，师生关系是伦理关系中的核心部分，天地君亲师，弑师等于弑父。虽说现在传统已经崩解，但传统的观念不见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学生杀老师，毕竟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心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该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已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

怨假借革命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其实过去还没多久。“文革”后师生关系渐渐有所缓解，但随着高校大跃进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关系已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赐予和接受的奴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服从老师，仅仅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着拿不到学位。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不给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怨恨。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因为我们有些大学实在是比衙门更像衙门，一个具有超级垄断地位的衙门，一个充斥了铜臭味的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

级和商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的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目，出人命倒也一点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了。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气，但愿中国政法大学的事件仅仅是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

写史热可以休矣

文\伍立杨

博眼思潮

读史热似乎承接种种情形可疑的历史剧而来，填补了读者选择的一定需求，一阵热闹后似已偃旗息鼓，而写家们却欲罢不能，从远古翻搅到民国，人与事一时颇不安宁。他们的“新写史”包装俗艳，在书店里面占据重点书架。

这些写手和拥趸于历史并无了解的兴趣，却有一知半解的言说的欲望，对起哄也甚在行。

这类书包装相似，遣词造句也仿佛同出一个师门。祭出黄仁宇的架式，端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句法，做出大有深意莫测高深的样子，然而一读之下，瞬间迷糊。

他们不读原著，不会也不屑搜集资料，当然也无法感知第一手资料的生命力。只从网络上搜索第N手错讹百出的材料，连缀成篇，据说高产者跟港台写报刊武侠连载相似，一天产出万言以上。

学黄仁宇，藉以取巧，藉以藏拙，用心不可不谓狡狴投机。殊不知黄氏写史，于传统梳理外，更有一种会通式的内功，蔓延评鹭，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勒控收束，此类写手智不及此，知识储备更是望尘莫及，于是霸王硬上弓，强为之，强等之，结果写出一种“啥也不是”文本，文学乎，历史乎？文字垃圾乎？吾不知矣。

这些理解力、解读力均捉襟见肘的写手，甚至还要玩弄“幽默”，历代不同的军职，诸如车骑将军、都尉、游击、把总、都督、提督……一律被置换为军区司令、参谋总长、前敌司令、纵队司令、陆军部长，一看到军机处军机大臣就想到参联会主席，不知其为政务机构……还有将民国三十四年直书为1934年的写手，也在那里大言不惭作分析历史状，甚至将古人划分成分出身戴上地主、富农、雇农、布尔乔亚等等帽子，真是时空错乱，

不知将伊于胡底。失去了基本依据的分析像断线的风筝，不着边际，这样的印刷品不知是学术普及还是戏说搞笑？令人头痛。

历史千头万绪，在此类写手那里，并无打通的方式，也无疏浚的能力，于是历史在他们面前变得荆棘丛生，但他们就敢在这两眼一抹黑的状况下，大步走出，甚至假模假式给青年指路。其危殆万状，真不言而喻。

若寻常散文随此类写手端起架式，还能像江湖拳师一样哄人。但是历史隧道里的人物与事件经纬万端，没有十年冷板凳的功夫，没有渊源融合的会心，不痛不痒地发抒感慨，必然像洪教头遇到林冲一样，甫一交手，就要丢人现眼，这些写手似有预感，于是不例外地操弄一种万金油式议论，东抹西抹，其议论从三皇五帝到光绪宣统，万能公式一样，时代的夹缝啦、背影啦，历史的棱角啦、悲剧啦，人生的风雨啦、价值啦，X朝的那些事儿啦……胡天胡地，牛溲马勃，随他乱扯。

历史这门学问虽然和理工农医研究的路径大有区别，但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方面则是一致的，真正的历史家对基础的功夫要求极高。吕思勉先生认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打基础的功夫不能省略。吕先生在《为学十六法》中谈到过这样的事：学术界的一些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于是就罗列书名，以多为贵。但是从背后的细节就能看出他们的鄙陋，他说在1924年的时候，胡适之在北京曾经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面列了很多书名，都是比较荒唐的，有的甚至连最专业的学者也未必阅读，而是仅供检索的书，这个书单一看就知自己没有读过的书，却开出来做门面。譬如说“前四史”《通典》、《通考》等书，乃是关于中国学问最基础的书籍，这个书单里面一部都

没有，却有《九命奇冤》等书，其荒唐在此。

今之写史热的写手，一样是硬撑门面，其人对人物、制度以及历史机杼的转捩，懵懂无知，却敢下笔万言，看似侃侃而谈、指挥裕如，实则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对时局的纷纭错综，略无整合包举的功夫，任由笔下支离破碎，错漏百出。在他们的笔下，通俗的功用、学术的积累，全不相干。其二三十万字的文本，始终是一种毫无历史纵深感的平面文字，较之民国史家写史的沁人心脾，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他们依托一种万金油式评论来“救市”，来抒发他们的“感慨”，一望而知是塑料花，决非真香活色。其后果，造成一种信息的模糊，历史真相，反而无法识别。

本来是十三女儿学绣，偏要学力士扛鼎，其样子必然是滑稽突梯。

聪明的出版社已在印行民国史家的史评、史述、史论，这是一个开掘不尽的宝库。他们看到了读者高明的选择和渴求；而鲁钝不悟的出版单位还在和那些可疑的写手勾勾搭搭，殊不知前景不妙，因为读者渐渐不买账了。

写史热可以休矣。



天下思想

一次性 GDP

文\鲁宁

有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牙刷,很少有人听说过一次性 GDP。

既然一次性 GDP 尚无官方解读,我就按个人观察做个通俗解释:

我先把投资粗分为两类:一类叫生产投资,譬如建个厂搞个技改,工程完工后年年有产出,这个产出变为 GDP,就叫产出型 GDP,国家增税、社会增就业岗位,职工得饭碗,皆大欢喜。另一类叫形象投资或叫政绩投资,譬如上海龙阳路至浦东机场的磁悬浮,耗资上百亿元,建成后硬撑着财政重负苦不堪言,停掉则变成政治问题。不过,上磁悬浮,倒也的确拉动了 GDP。只是这种拉动是一次性的,不光一次性,一旦运行起来还长年吞食民脂民膏。当然,一般性的一次性投资结果没这么坏,但它始终是中国经济忽高忽低伤害的病根之一。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 GDP 年均增幅 9.7%, 今年前三季度也达 9.9%,但是为何国内上下却紧张乎?问题就出在一次性 GDP 占国内 GDP 的比重太高。发达国家,拉动 GDP 增长,消费占七成,投资占三成;中国正好倒过来,投资占七成,消费不足三成。更要命的是,若把全部投资视作一块大饼,其中的大半块恰恰是政府的一次性投资,它们中虽有一部分变成了城乡基础设施,但不少也变成了豪华奢侈的形象工程。如果你对这种司空见惯有思考,你很容易领悟,当“一次性”过于泛滥时,宏观调控就打“退烧针”;当“一次性”不足导致 GDP 失速时,宏观调控就立即转为扩大政府投资。如是,人们就不难理解,为啥中国经济或发烧或“伤寒”——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领悟之后接着逻辑思考,你当能顿悟,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诸国, GDP 每年只增 1-2 个百分点,甚至零增长,日子过得特滋润;中国 GDP 增幅一旦小于 10 个百分点,上下左右便如临大敌。病灶就在于,政府投资拉动的 GDP 增幅看上去特光鲜,但有效成份不足矣。

新官上任“六条烟” 王志“中华”谁买单

文\爱卷发

在网民的“注视”下，央视记者王志终于到丽江走马上任了，俗语讲，新官上任三把火，但用在王志身上，却是“新官上任六条烟”！

《华西都市报》报道说，王志到丽江伊始，没有去报到就直接去了纳西古乐“活化石”宣科家。王志去宣科家原因则在于，4 年前做宣科的访谈时质疑其文凭真假而惹恼了宣科。从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来看，王志绝对是精通中国政治的好手，他熟稔强龙不压地头蛇的江湖规矩。本来，王志的这种做法也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毕竟有些事情身不由己。但接下来的细节就让人开始质疑了。

王志去宣科家的时候，并不是空手而去，也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地带了一些表示心意的象征性礼物，而是：6条中华烟，1个象篮和鲜花。即使忽略果篮和鲜花，6条中华烟如果是硬盒的，则在2500元左右，如果是软盒的，则在3700元左右，怎么看都是一份厚礼。先不说一位即将上任的副市长送此厚礼对不对，怯怯地问一句：这中华烟是由谁来埋单呢？

即使王志所送的中华烟是自己埋单，问题还是非常严重。4 年前央视名嘴王志理直气壮地质疑宣科文凭的真假，如今做了副市长，却提着厚礼上门，陪着老肉粗皮的笑脸……被阉割了锐气和质疑精神的王志，我们还能指望他有多大的作为呢？